

選徵部育教
選本劇作創戰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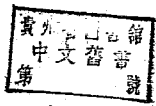
衝出重圍

著編琳如趙



行印局書中正

102123
上9



人物表：

羅光	羅母	鍾泰	王蘭	掌櫃	夥計	日兵甲	日兵乙	自衛團員甲	自衛團員乙
----	----	----	----	----	----	-----	-----	-------	-------

八
畫
交



嫌疑犯甲

嫌疑犯乙

嫌疑犯丙

嫌疑犯丁

軍特務長

鍾泰的馬弁

梁游擊司令

吳游擊大隊長

李參謀

勤務兵

第一幕

時：現代，一個春天的下午。

地：在華南某遊藝區。

景：一間頗爲整潔的小飯店，陳設着幾張桌椅，幕啓時，兵甲、乙正擺着桌右方的桌子在狂飲。掌櫃的在櫃檯計算着數目。夥計從廚屏裏端着一樣菜送到兵們的面前，又退回去了。從正中的門，走進來一兩頗事打扮的少婦，她的衣著很有點城市味，她好像對這飯店是熟習透了的，向兵們望了一望，沒發現什麼新奇的东西，便慢條斯理地踱到櫃檯前。她抽烟，盪洋火的火光驚起了掌櫃的注意。

掌櫃：呵，玉蘭小姐！（他連忙招呼）

玉蘭：（愛理不理的她吐出了一口烟氣）今天可有什麼生人來過？

掌櫃：（陪着笑臉）沒有，還早呢。哦，小姐，我知道啦，一有什麼可疑的人到這兒來，我就馬上去通知您，省得您走來走去，怪麻煩的。

玉蘭：麻煩？鍾團長的脾氣，難道你們還不曉得嗎？

掌櫃：是的，他老人家真是——您不來嗎，回頭他老人家又說您不做事啦。像昨天我們這兒抓去的那個人，審不出口供來，我可就挨了鍾團長一頓臭罵。唉，真叫人難辦。

（一停）小姐，那個人是怎麼個長像？幹什麼的？

玉蘭：我不是告訴過老劉嗎？他們（指着士兵們）司令部裏接到一個情報，說中國軍隊最近準備總反攻，派了一個人帶着作戰的計畫，要通過我們的防地去聯絡各地的游擊隊。這個人大概就在這幾天以內經過這兒。（輕輕一笑）什麼模樣兒那連我也不大清楚。反正自衛團得負責抓住他，你們也得操一點心。（很自在似的噴出一口烟）

掌櫃：（滿臉陪笑）那這用說嗎？大家都負責任。小姐，請先到那邊坐坐吧。（叫夥計）

老劉，端點心，玉蘭小姐來了。

夥計：（站在門口）哦，小姐，您來了。

玉蘭：別麻煩，我不吃點心。

夥計：（機警的）那麼，我去給您泡一壺茶來。

（他縮進去了。玉蘭移步走向右方的桌子，掌櫃跟着她，同時日本兵得意的一陣笑。）

掌櫃：（追問）那個人，哪？（點點頭沉思一下）說不定就不經過這兒。

玉蘭：這兒是他必經的道路。我們沿途都派了人在守候着他，他是沒有法子漏網的。據說，那人在軍隊裏幹特務工作。姓羅，是本地人，因為他熟悉此地的情形，所以才派他來做這件工作。（又抽了一口烟）

掌櫃：（緊問）本地人，噢，噢。（忽然）老劉！老劉！

（日本兵又一陣笑，掌櫃和玉蘭低語了一會。）
（老劉端着一壺茶進來。）

夥計：小姐您喝茶！

掌櫃：（拉過老劉）老劉，你在這裏住了這麼多年了，你可曉得姓羅的嗎？

夥計：姓羅的？多着呢！這裏過去五里有羅家村，你找那個？

掌櫃：我不找那一個。告訴你，剛才玉蘭小姐說，中國軍隊派了一個姓羅的是本地人，想通過這兒把什麼反攻計畫交給附近各處的游擊隊。

夥計：這我早就聽別人說過了，噢！原來是本地人哪？

掌櫃：你認識他？

夥計：不認識！

掌櫃：那你還說什麼？

夥計：我聽說

玉蘭：（急接）哎！我問你！你所認識的姓程的，可有在外面當差的？

夥計：（想）在外面當差的？那我可不大清楚！

玉蘭：聽說已經出去好些年了。

夥計：（傻頭傻腦笑嘻嘻的）小姐！您可別怪我！我來這裏還不到三年呢。

玉蘭：（知道再問下去也說不出一個頭腦來，失望地沉靜下去。）

夥計：（呆頭呆腦怔住了不知從那兒說）忽然！小姐，您喝茶！

（忽然外面響了一陣怪叫聲，像許多人在打趣一個什麼人，口兵掏出槍跑出去，

玉蘭、掌櫃、老劉倚門而望。外面響了兩槍。人散的聲音，口兵雄赳赳的又進來。

玉蘭和掌櫃交換了一個驚奇的眼光。）

（掌櫃、玉蘭、老劉又回到原位）

掌櫃：怎樣回事？（又望望口兵）

夥計：（滿懂得似的）又是那個瘋老婆子。

玉蘭：瘋老婆子？

掌櫃：（望着口兵）打死了嗎？

夥計：望天上放了兩槍，就玩笑。（倒了碗茶遞給玉蘭）小姐，您喝！

玉蘭：啊，不，不，你說這個瘋老婆子是

掌櫃：瘋子想兒子想瘋了。

夥計：（緊插）這我可知道，聽說她有兒子在外當兵。有十幾年沒回家了。最近聽說

在惠州給皇軍打保了。

玉蘭：（一邊沉思着）那麼她兒子呢？

夥計：還不是給打死了。這老婆子，就爲這個才瘋的。

掌櫃：（忽然竊機一動）喂，瘋老婆子姓什麼？

玉蘭：他兒子姓什麼？

夥計：（慢悠悠的）是羅家村人，姓什麼？

玉蘭：他兒子叫什麼？

夥計：這我可不大清楚了，不過我可常聽着那瘋老婆子嘴裏念什麼阿光阿康的，（嘿嘿

傻笑）挺不大清楚了，反正我知道，他決不是叫阿狗！

掌櫃：小姐！我想這倒是個線索。

玉蘭：好吧！今天那個瘋婆子，要是再到這兒來，你們馬上去找我！

夥計：小姐，假如真抓到了那個人，別忘了我老劉的酒錢啊！

（玉蘭用鼻子笑了笑。兩個兵吃完了。因爲沒人服侍，罵起人來。吱吱喳喳的沒

有人聽得懂。祇從他們的脾氣跟手勢看出他們的意思。）

日兵甲：茶房，快過來！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八加！

夥計：來了！來了！

（玉蘭欲出。）

掌櫃：小姐好走！

日兵乙：（攔住玉蘭）小姐請過來坐坐！

日兵甲：來喝一杯，拿酒來！

夥計：拿酒，是，是，（他忙走到櫃檯前拿酒掌櫃幫忙）

玉蘭：你，你們，我不能喝酒。

日兵乙：喝一點點，姑娘，哈哈！

日兵甲：怎麼不能喝？我們裏你喝，喝，喝！哈！哈！

（日兵們已經是醉態可掬，連站都有點站不穩。夥計拿了一瓶酒來，日兵甲把他分

作三杯。）

日兵甲：來，滿杯，姑娘，乾了杯。

日兵乙：乾了杯！

（他們倆把杯裏酒喝乾了，可是玉蘭稍沾即止。日兵們不肯放過，強玉蘭再飲，因此手腳硬放聲起來。）

玉蘭：（擦臉，罵兵們的手她發酸氣了）你們這些混帳東西！（上去就是一記耳光）
日兵甲：怎麼！怎麼！奴才！你敢打人！反抗我們？

日兵乙：（掙得七八分）姑娘，也打我一下。日本人會挨打的！（他凌遲了她）

（玉蘭想逃開，於是發生了追逐。玉蘭終於給兵們抓住了。兵們狂笑。給予她以難堪的侮辱。她驚叫了起來，掌櫃站在旁邊發抖。夥計上前，）
夥計：嘿，嘿，老爺們，看鋪面長的面子上，她是個團長的！

（拍的一記耳光打在他的臉上，又開始調笑玉蘭。）

（二日兵正把玉蘭弄在手裏的當兒，羅光突入。大家爲之一靜。日兵仍繼續他們的蠻行。）

羅光：（不慌不忙到日兵甲前面）朋友，調戲人家婦女算是親善嗎？

（一停頓，羅光被日兵甲一拳打到，日兵乙跟前，隨着日兵乙又給羅一記耳光。）
羅光：好畜生！（抓日兵乙就拋到門外）去你媽的！

（羅下意識的摸了摸被打的一邊面頰，坐在一張凳子上。）

羅光：掌櫃的有茶泡一壺。

（掌櫃和老劉如從夢中驚醒，）

掌櫃：是，是。（一邊拉過老劉不暇哈一會子，老劉就拿着一兵筒帽子和什麼的出去了）

掌櫃：（端茶）先生——請——

（老劉又入，上下打量羅光。）

羅光：（走過來對驚魂未定還在桌旁喘息的玉蘭）小姐，怎麼啦？

玉蘭：（走到羅光面前）謝謝，難爲你了。

羅光：好說，小姐，沒什麼。

玉蘭：（坐下）這班畜生真不是人！

羅光：我不遲了一點，不然的話……

玉蘭：還不是一樣，日本人見了中國女人，橫豎是要欺負的。

羅光：（警告的意思）小姐，你知道，在這些公共地方，而且在這個時候，剛才那樣的事

情是難免的。

玉蘭：謝謝你，我知道。要不是你來，這般畜生不曉得要怎樣的胡鬧了。

羅光：（像忽然有所感觸）嗯，是的。

玉蘭：（一停）你請坐吧。

羅光：不客氣。

（夥計斟茶，掌櫃把羅光的包袱送到桌子上。）

掌櫃：（見了強人要巴結）先生，你真了不。（對玉蘭）小姐你沒有什麼吧？

羅光：爲什麼你們不幫一幫這一位 姐的忙呢？
掌櫃：我們那有先生這樣大的胆子呀！這瑣事是常有的，我們不敢管，一管哩，麻煩就弄

到我們身上來了。剛才您這一下，說不定……哼，聽着吧。

羅光：你別害怕，有事我一個人承當。

掌櫃：是，是，（他和夥計收拾桌子上的殘餘）

羅光：小姐，您喝茶。

玉蘭：（接過來）謝謝你。（稍停之後）你貴姓？

羅光：我嗎？唔，我姓陳。

玉蘭：姓陳？咱們是同宗哩。

羅光：哦，小姐也姓陳嗎？府上是——？

玉蘭：新會，你呢？

羅光：哦！我也是新會。咱們不止同宗，而且還是同鄉呢！

玉蘭：真巧極了，你是那一鄉的？

羅光：哦，我嗎？家裏一向住在縣城。

玉蘭：縣城？哦，我想起了，縣城裏有一位姓陳的，叫陳子光，你認識嗎？

羅光：陳子光？唔，不認識。因爲我離開了家鄉差不多多年了。

玉蘭：離開了家鄉差不多十多年？唔，那麼難怪你不認得他了。他是我們陳家最有錢的一個。

羅光：（要支開他的盤問）小姐到此地很久了把？

玉蘭：不久。

羅光：是跟着家裏搬來的嗎？

玉蘭：是的。

羅光：小姐你今天爲什麼一個人跑到這兒來？

玉蘭：我嗎？噢，這地方我是常常來的。

羅光：小姐，在這種亂的時候，這種地方我還是勸你不常來的好！

玉蘭：爲什麼？

羅光：省得引出許多麻煩。

玉蘭：先生，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是不能不來的。

羅光：怎麼？您——

玉蘭：我可以告訴你，我是爲了在這裏等一個人。

羅光：等一個人？

玉蘭：是的！

羅光：（現出疑惑神氣）

玉蘭：那個八是我的親戚！

羅光：哦，哦！（默然一會）

玉蘭：你怎麼會到此地

羅光：我回到廣州去做一點小生意。

玉蘭：開仗以後第一次回來的吧？

羅光：是的，唉，真沒有法子，什麼地方都沒有法子過活，從前在廣州還有一點小生意。

所以冒險回去，希望還可以混到一碗飯吃。

玉蘭：看你的樣子好像不是做生意的。

羅光：哦，是最近幾年才改行的。

（當他們在談話的時候，掌櫃和夥計也在私談着，此時夥計忽然插進來。）

夥計：羅先生。

羅光：哦？

玉蘭：羅？

夥計：您不要什麼？

羅光：（愕然臉一變定地）你，你對誰說話？

夥計：您不姓羅？

羅光：你弄錯了，我姓陳。

夥計：您真不姓羅？

羅光：（故意笑起來）你這人好奇怪，這是開的什麼玩笑？

夥計：噢，那麼我弄錯了，真對不起。

（他又藉回去和掌櫃私語。羅光覺得情形有點不對。）

羅光：小姐，你還是走吧？不然那兩個日本兵回來了，又是麻煩。

玉蘭：也許他們不會回來的。你是不是有點害怕？

羅光：我怕什麼？

玉蘭：你的胆子真大。我很佩服你！

羅光：其實誰不知道日本人不是好惹的。不過，我看不慣他們當場侮辱我們的同胞，尤其

是侮辱女人。

玉蘭：這正是我特別感激你的地方。可是你這樣做是會出亂子的。

羅光：也許是的。不過，他們假如不是醉了的話，我可不一定像剛才那樣對付他們。——

哦，太久了，我該走啦，再見！

玉蘭：好，再見，謝謝你從日本鬼子手裏把我救下來。

羅光：算不得什麼，再見，小姐。

玉蘭：再見！

（他走到門口，門外正傳來一陣叫人的聲音。是從一個老婦嘴裏發出來的：「阿光，阿光，我的兒，我的兒，你在那兒？我的阿光在什麼地方啦！來，家呀，我的兒，阿光，阿——光！」）

羅光（一種異感）：這是誰喊？

夥計：是一個瘋老婆子。爲她的兒子瘋了。

羅光：爲她的兒子瘋了？

掌櫃：她想兒子想瘋了。她的兒子在外面當差，十多年沒有回家了，開仗以來好幾個月都沒有消息，我若準定是打死了，可憐這個婆子整天在街上喊他，逢人就問。

夥計：（叨叨）什麼阿光阿康的亂喊，說不定她就是裝瘋。（向羅）先生，你要走儘管走，不要緊，她不敢打人。

（瘋子的聲音漸漸近了，一直奔向這屋子來，一邊喊着：「孩子，阿光，你在這兒嗎？媽媽沒瘋，媽媽想你，孩子你來，你來呀！」）

玉蘭：她到這裏來了。

夥計：先生，你走吧，不要緊。

第一幕

一五

羅光：不，不，我想看看……

（瘋老婆子已經站在門口了。）

羅母：（直對着羅光）孩子，你回來了？光，過來讓媽媽看看你。

（羅光一見之下，馬上變了臉色，急背轉身去。）

玉蘭：走開，走開！

羅母：走開？你叫我到了本鬼子那兒揀回去？好孩子，你忘了媽媽啦？你跟鬼子站在一邊

欺負媽……你……

掌櫃：你，你這……老……（過去要打）

羅光：（突轉過身來）住手！隨隨便便就打人！

（掌櫃和劉又縮到一邊去了。）

羅光：（到瘋子面前）老太太，回去吧！這裏沒有你的兒子。（他幾乎要流下淚來強自振

作地）

羅母：沒有嗎？先生。唉，他是頂孝順我的。他出外當差，差不多有十年了。向來都按月

寄錢來養活我的。可是開仗以來就沒有消息了。

玉蘭：（女人的憐憫）老太太等着吧，說不定就會回來的。

羅母：（又吞了一轉房子裏的人）沒有，沒有，沒有一個是我的兒子！（忽然對羅光）

你，你也不是阿光！

羅光：（沉痛地）不，不是，老太太，我不叫阿光，我姓陳，我是過路的。

玉蘭：（看着羅）老太太，你認錯了。

羅母：錯了？我的阿光跟他一模一樣。大子，挺結實，當連長，他打鬼子——

羅光：（急止）老太太，別說了！這兒沒你的兒子。回去吧！

羅母：（稍停低聲的）沒有，沒有！忽然阿光，阿光，你快回來呀！回來打死這整——

羅光：（着急的）媽——老太太！

（隨瘋子叫聲，遠處來了一批人馬聲。）

玉蘭：聽，笨人啦！

掌櫃：瘋子，你再喊！

夥計：把他拉出去吧！

羅母：阿光，救我呀……

（外面聲勢洶洶的走進來三個人。一個是鍾泰，手裏拿着鞭子。後邊跟着兩個自衛隊的團員。）

鍾泰：這兒又出了什麼亂子？

（玉蘭走近鍾泰面前來，掌櫃和夥計都圍繞她跪地。）

鍾泰：又是這個瘋老婆子！你，把她推出去！

（兩個自衛團員應命把羅母推出去。她一邊走，口裏還喃喃的說着：「我是來找我的兒子的。我的阿光呢？」）

（羅光強抑着不敢發聲。）

（鍾泰兇狠狠的走至羅光面前。打量了一下。羅光也不自主的倒退了两步。）

鍾泰：（斜着眼睛）請問？

羅光：（坦然）姓陳！

玉蘭：（搶過）我告訴你，他是我的同鄉。他——

鍾泰：你少說話！（更走近羅光）方才的事情多麼你費神……

羅光：不敢，不敢……

鍾泰：可是，你知道，這兒是日本皇軍的地方。你明白在皇軍地界內污辱了皇軍是應該怎樣

麼樣的？

羅光：（見風揚帆的）真早，小吧，不過我眼看着雨，喝醉了酒的。本兵欺侮這位小姐，

你想我能白看着嗎？

鍾泰：玉蘭？

玉蘭：是！那兩個日本兵圍的太不成樣子了！

鍾泰：可是你不應該這樣胡弄的。你應當好好的勸他們才對。

羅光：他們是喝醉了的啊！

玉蘭：這位先生並沒有得罪他們，他也是好意。

（她負氣地坐下。）

鍾泰：（再對羅光）我告訴你，在這裏不能讓你這樣放肆的。你，你貴姓？

羅光：我姓陳。

鍾泰：幹什麼的？

玉蘭：他是回廣州做買賣的。

鍾泰：搜查過沒有？

玉蘭：（遲疑）搜查過了，沒有什麼。

鍾泰：通行證呢？

羅光：剛才在路上也查問過了。（他掏出證件來）

鍾泰：（看了看證件）在皇軍駐兵的地方，你要少管閒事，不然——先繞你這一次，

（向玉蘭）玉蘭！你還要在這裏等嗎？

玉蘭：嗯！等。

（他和兩個自行團員揚長的去。不久夥計和掌櫃竊語了一會。老劉鬼鬼祟祟的出

去了。掌櫃的在收拾傢具。）

羅光：謝謝你幫了我一個忙。

玉蘭：（冷冷地）沒有什麼。

羅光：剛才那位是誰？

玉蘭：他嗎？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鍾泰。

羅光：鍾泰？哦，可就是此地的自衛團團長？

玉蘭：不錯。

羅光：他不是在此地有很大的勢力嗎？

玉蘭：那有什麼用？他家裏的女人一樣免不了受日本人的侮辱！

羅光：聽說，他本來是地方上的紳士，想不到他也會幹這種玩意。

玉蘭：誰曉得呢？

羅光：那麼你是？

玉蘭：我嗎？（輕輕的一笑）

羅光：（止不住的）你看他那樣子，兇狠、毒辣，難道你跟他有很深的關係？

玉蘭：（含著的）嗯。關係不淺。

羅光：那你真受的了？難道你就——啊，寫不住。這些事我不該問！

玉蘭：（淡淡一笑）陳先生，你這個人太慚感了。

羅光：嗯，嗯，對不住！

（靜片刻。）

玉蘭：不過我很感激你，你敢在日本人的手上救了我。你又爲了我受人家的侮辱。我心裏實在不安！

羅光：不，我應該謝謝你才對哩。

玉蘭：我看你應該走啦。這兒危險得很。

羅光：是，是，我應該離開這兒了，不過——

玉蘭：要走就快！再會吧，陳先生！

羅光：再會，小姐！

（羅光拿東西抽身就走。外邊又響來了：「阿光你回家呀……」窸窣的聲音。掌櫃的走過，有意攔住他。）

掌櫃：先生，再坐一會。不然，到外邊那輛麻又穩上你了。

玉蘭：（知道掌櫃不懷好意）讓他去吧，人家要趕路呢。

掌櫃：是，是，

（沒奈何，只得讓走。羅光走了。玉蘭苦悶的坐下來。在遐想。）

玉蘭：給我倒一杯酒來！

掌櫃：是。

（倒了一杯酒放在玉蘭的面前，又給她盪洋火點烟。外面有人聲。夥計帶着剛才那

兩位自衛團員進來。）

夥計：（對掌櫃）咳，那個小子呢？

掌櫃：走啦！

夥計：怎麼走啦？哦？

掌櫃：（向玉蘭那邊一撇嘴。）

夥計：小姐，剛才那位先生，到什麼地方去了？

玉蘭：哦！我怎麼會知道。

夥計：（神祕而低聲）小姐，我那麼仔細想一想呀！也許剛才那小子就是那個賊老

的兒子。

玉蘭：怎麼？

夥計：怎麼？小姐？剛才那老婆子一見了他，不是就阿光、阿光的喊他嗎？

玉蘭：你知道那老婆子是瘋了的話！

夥計：（想了一會設計多端的一頓咳）嚟！又！這裏還有點壞機！

家福：「不定那個小子就是——」

玉蘭：（快接）你們別冤枉了好人，那個人姓陳，他也不是本地人，是做小生意的，行證不是已經查驗過了嗎？

夥計：（乾脆地）我已經報告給領事長了。他要我帶人來抓他。

玉蘭：什麼？要抓他？可是——

夥計：那不管，我們去追！

（他們跑着出去，玉蘭的心有點忐忑。）

家福：（笑嘻嘻的）小姐，您看這事有點蹊蹺吧？

玉蘭：（沉思地）嗯！（但又一轉）我不知道！

——幕——

第二幕

翌日的晚上，鍾泰的辦公廳兼會客室。陳設得相當華麗。左方有一張長沙發。正中是一張矮桌子，右方後邊有一辦公桌斜對着牆角擺放。階前，靠近台口，有一大安樂椅。靠着窗前安放，後壁正中有一門。

幕啓時，玉蘭換上晚裝。坐在長沙發的一端，在翻看着畫報。可是她的眼睛不時的聽着在辦公桌旁的鍾泰和日軍特務長。特務長坐在椅子上，手指着桌上的地圖，鍾泰站在他的背後。

特務長：（以下簡稱特長）我相信這一帶，一定有很多游擊隊潛伏着。

鍾泰：是的，特務長。

特長：（忽然變臉）那麼你爲什麼不派人去圍剿？

鍾泰：這一股匪狡猾的很。叫人摸不着頭腦。況且皇軍——

特長：（緊接）皇軍有皇軍的任務，這些地方上的治安，你們支那人應當多負一點責任。

鍾泰：是，是，我已經派了幾批人去試探了。在等回報。

特長：支那人，廢物！奴才！

鍾泰：聽說他們防備的很嚴。生人不容易混進去。巡邏的皇軍和自衛團時常在那一帶失蹤，可疑的地方就在這一點。

特長：嘿，河村司令正爲了這件事情生氣呢！我看你應該好好的幹，不然，我在司令官的面前也不大好說話！

鍾泰：是，是，（阿諛的）特務長，我看最好是派一隊皇軍協同自衛團去佔領了那一帶的地方。

特長：（遲疑）唔，唔，可是這件事關涉到皇軍的作戰計畫，我回頭得請求河村司令的意見。——哦，這幾天抓到了幾個可疑的人？

鍾泰：一共五個，有幾個已經審問過一次，不過——問不出什麼來。

特長：問不出什麼來？

鍾泰：是的。特務長，相信那些情報都可靠嗎？

特長：怎麼會不可靠？

鍾泰：依我想中國軍隊裏，就沒有這麼大胆子的人。

特長：哼，你不要太小看了他們。

(無所展籌，稍靜一會。)

特長：位置怎麼樣？

鍾泰：在沿途所有重要的地點，都派了人？玉蘭也當跑出去偵察。就是我自己——

特長：呵，玉蘭小姐也親自出馬嗎？辛苦數！

玉蘭：沒有什麼。

鍾泰：(對特務長)我還忘了玉蘭昨天下午遇到了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情，就是，呃——

特長：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又是我們皇軍裏的兄弟鬧了事嗎？

鍾泰：可不是？我想最好請你特別關照一下，多少給我姓鍾的一點面子。

特長：那容易辦。我再關照他們一聲就成了。其實，你們也該體諒皇軍的勞苦啊。玉蘭小姐，別生氣了，我擔保以後不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玉蘭：謝謝你，特務長！

特長：(半天無話)我們大家總得要親善和名譽。皇軍對你們寬容，你們對皇軍——某，

大家互相提攜。(發生苦澀的笑聲)——確，我想出來了。特長，據報告，昨天在飯店裏侮辱皇軍的那個人，很有點問題。嫌疑，已經抓到了沒有？

鍾泰：已經抓到了五個，不曉得裏邊有沒有他。

特長：聽說還有一個短髮女子，怎麼回事？

鍾泰：據飯店裏的掌櫃和夥計報告，這個瘋老婆子跟我們要找的那個賊，有相當關係，
吧，我想這是一條線索。

特長：啊，——嗯，這件事你想的還不錯。（拍胸脯的肩哈哈大笑）

鍾泰：（得意地）是，是，替皇軍出力是應該的。

特長：那很好，現在我要到司令部去走一趟，回頭再談。鍾團長，好好幹吧！不要辜負
了我們皇軍待你的好處！再見。玉蘭小姐，再見。

（鍾泰送至門口。）

玉蘭：討厭！一個小小的特務長，擺什麼主人架子！簡直不把我们當作人，虧你還能忍受
得了！

鍾泰：對付他們總得客氣一點。他們想做主人，讓他們做好了，我們不會吃什麼虧的。其
實在此地我們還不是做寄主人？一想到這一層，就不覺得什麼了。——我告訴你，
河村司令對我說，假如這一次的問題案子被獲了，我又可以陞一級。

玉蘭：（鼻子裏輕輕的一哼）有什麼用，還不是照樣給日本人欺負。

鍾泰：你又來了！昨天那兩個皇軍，是喝醉了酒的呀，你剛才不是聽了我對特務長說過，
要他特別關照了嗎？

玉蘭：關照？這樣關照就滿意了是不？

鍾泰：人家已經聲明擔保以後不會有同樣的事務發生了。（想了想忽然一轉）噢，我想起來了。你知道我現在忙得很，所以答應了你的事情到現在還沒有辦。我已經發河村司令那裏拿到了一筆錢，明兒就派人——

玉蘭：我不要錢用。

鍾泰：你不是說過要買很多東西嗎？

玉蘭：不，我不想買了。

鍾泰：那留着零用不也好嗎？

（玉蘭不語，漸漸低下頭去，像要哭。）

鍾泰：怎麼樣？說話呀。玉蘭？

（玉蘭哭。）

鍾泰：唉，這是幹什麼？好好的。

玉蘭：（慢慢的抬起頭來）我，我求你，你把我送到我們的後方去住，好不好？

鍾泰：（大為驚異）我們的後方？玉蘭，你要瘋了？（抓住他神祕而鬼祟的）這話要幫他

們聽見了！

玉蘭：聽見了也不過是抓去殺了我。（一狠）死了倒比過這種牛馬生活強。我問你，你眼

看今天殺七個，明天殺八個。活活的我們中國人，隨 的讓他們一刀一槍，結果了

性命。難道你的心一點都不動嗎？我們都是中國人哪！我們這就着他、殺、殺、殺！（喊）我要離開這兒！我要回到我們的後方去！那兒有的是事情給我做！

鍾泰：玉蘭，你瘋了！

玉蘭：我沒瘋！你才瘋了呢。一個人甘願做人家的奴隸才瘋了呢！

鍾泰：（無，由於是歛了下來）好，好，就算是我瘋了。我對不起你，得了吧！

玉蘭：（慷慨激昂的）哼！一個人甘願作人家的奴隸，甘願把自己的太太叫人家玩弄……

鍾泰：哎呀！我的太太！別再說了。何必這般認真呢？你應該想想，這總比你做女招待強

一點吧？

玉蘭：我甘願做女招待，我寧願給中國人當牛馬，也不給 本人當奴隸！

鍾泰（老羞成怒）不要說了！

玉蘭：我要說，我要說，你這 喪盡天良的東西！你這個漢奸……

鍾泰：（實在忍不住了闖過去一把抓住了她）你再叫！

玉蘭：好，你，死我吧！我反正在你們手裏是活不久的。

（馬奔走進。）

馬奔：報告——犯人帶到了。

鍾泰：唔！（一想）都給抓進來。

馬弁：是。(下)

鍾泰：好了，算了吧！該離公了。

玉蘭：(憤然起身，欲走出去；又被鍾泰喝住。)

鍾泰：(突然又硬)站住！你忘了你的工作嗎？

(她無可奈何的退回坐在長沙發上。)

鍾泰：(對外面)帶進來！

馬弁：是！(轉時)把犯人帶進來！

(五個鐵籠犯走進來，雙手都被縛在前面。最末的是羅光，他的鬍子已經剃去，衣服也換過。兩個自衛員持槍把守三門口。犯人一排的並立着，鍾泰昂然的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作出空閒的姿勢。)

泰：你們這般傢伙，受了誰的主使，來到這裏幹什麼，想到什麼地方去，你們遊樂隊的大本營在什麼地方？明明白白講出來！我一定從輕發落，倘若不肯供出來，你們可知道我的厲害！

犯人甲：(以下簡稱為甲)冤枉啊，老爺！我是個老頭子，怎麼會知道這許多事情？我從廣州來，是想到從化找我的兒子去的……

鍾泰：找你的兒子去？你的兒子在從化幹什麼？

鍾泰：他在那裏做一點小生意，我在廣州沒法子過活……

鍾泰：不用說了，你的兒子一定是在軍隊裏邊的，你去把廣州的形勢報告他！

犯甲：那真是冤枉了，老爺！我——

鍾泰：閉着嘴！回頭我有辦法要你說出疼。（向羅光）你？

羅光：你問誰？

鍾泰：就是你！

羅光：你問吧，不過我告訴你，我還是那一套，我實在是想到廣州去找事做的。

鍾泰：好！（他站起來）你們都是些吃硬不吃軟的東西，你們這樣子就可以瞞過我嗎？

人！

（馬弁答應。）

鍾泰：把那個瘋婆子提上來！

玉蘭：鍾泰，你——

馬弁：是。（退）

鍾泰：啊，玉蘭，你看那但是反抗皇軍那個傢伙。

玉蘭：（故意的將五人仔細的端詳）不在裏邊。

鍾泰：你看清楚沒有？

玉蘭：那人是長着鬍子的，是個商人打扮。我看不必提那個瘋婆子！免得多加麻煩。

鍾泰：不，不，我不怕麻煩。

（玉蘭想盡方法打算去阻止他去喊瘋婆子。但終是枉然。）

玉蘭：鐘——依我看不必拉拉扯扯的弄上一大堆。況且那個是瘋婆子。

鍾泰：這是我的職責，你不要多管。

玉蘭：並不是我多管，回頭那瘋老婆子也——（他有意的看着了羅一服）

鍾泰：只要找出那個謀間人，我管他什麼——提上來！

玉蘭：鍾泰！

鍾泰：你要放明白了！

（羅光看着這幕滑稽戲不勝得一笑。玉蘭和他交換了一個恐怖的眼光。）

（馬弁推羅母入。她驚慌的看了看鍾泰，又看看那五個犯人。羅光見了母親進

來，開始有點失措和不安。俯着頭，眼睛總閃着她的視線。）

羅母：叫我幹什麼？我的兒子在那裏？

鍾泰：我就把你的兒子給你。我問你，你的兒子是不是當差的？

羅母：是，老爺！他有十年沒回來了。

鍾泰：啊！他在軍隊裏幹什麼？

羅母：他以前是當連長的。

鍾泰：是你最近收到他的來信，說是要回來看你嗎？

羅母：沒有。

鍾泰：你的兒子回來了。

羅母：回來了？老爺，在哪兒？快把我的兒子給我。

鍾泰：你看！在這裏邊找。（他指着站在那裏的一排犯人）

（羅母回轉身來向五人。他發現了亮光，幾乎想叫出來。）

玉蘭：（見勢不佳急走過去攔住她）老太太，你，你，你仔細看看。別認錯。

羅母：那，那，是……

鍾泰：呵，啊，是？

玉蘭：你仔細看看。

羅母：那——那不是我的兒子。

（玉蘭發了一口氣。）

鍾泰：（冷笑了一聲）老婆子，你不要擔心，還沒有什麼關係。

羅母：沒有我的兒子，他沒回來。你騙我！

鍾泰：（聲音突然轉厲）胡說，你的兒子就在這裏邊。我就把他在你面前打死，看看天底

下有沒有這樣忍心的母親。

(走至辦公桌上拿鞭子，惡狠狠的走至五人面前，揚揚鞭子來。場上人對於這個動靜都起了反應：犯人們有的縮着頭，有的閉了眼睛，有的路爲後退，讓母轉過身來，不敢看，玉蘭的臉部也緊張起來，鍾泰突然住了手，慢慢的走向羅母，)

鍾泰：我看你還是說出空吧，免得你的兒子受苦。

羅母：我，我——

鍾泰：你說不說？不說我就打死你！

羅母：你還是死我吧！

鍾泰：你這個不知死活的瘋婆子！

(舉鞭打羅母，起初還是一下一下的，繼而如雨點般的打下去。羅母哀叫，這種情形他孝順的羅光竟無法再忍受了。他不顧一切的衝上去，將鍾撞倒，正欲踢他，被馬弁過先扯住。鍾爬起來，照着羅光就是兩個大耳光。羅母見狀，情不自禁的。)

羅母：(無趣羅光前)阿光，我的孩子，可憐！我的光兒——

羅光：媽！

羅母：(不敢再說下去)啊！不，不，

鍾泰：媽的，你這下可招了吧！

羅母：（哀求）老爺，我求求您，他沒有犯什麼罪；我求您，我求您饒了他。

鍾泰：饒了他？沒那麼容易！你真有本領，居然敢通過我們的領地，到游擊隊裏去活動！

可是，你逃不過我這一關。（冷冷一笑）

羅光：鍾泰，你這賣國的漢奸！

鍾泰：來人！（對馬弁說）

馬弁：喳。

鍾泰：先把這四個人拉下去，押起來！

馬弁：是。

（押着四個憤憤不平的犯人退。他自己退出。）

鍾泰：羅光，你話說「好漢惜好漢，英雄重英雄」，你有膽量，能幹，我姓鍾的佩服

你，我勸你老老實實的歸順到這邊來。這兒很需要你這種人材，並且我可以擔保你在此地找得很好的工作。倘若你真是執迷不悟，那就不要怪姓鍾的不留情了。

羅光：你們當漢奸的才執迷不悟呢！鍾泰，你認賊作父，甘心作人家的奴才！告訴你，中國的軍隊現在是愈來愈多，游擊隊愈打愈多。我們抗戰到底，中國是永遠不會亡的！

鍾泰：好好的勸你，你不要出口傷人。你看此地也有政府，還是中國人的政府。

羅光：虧你不害羞！你們的政府是走狗的政府，奴才的政府。告訴你，中國人除了你們漢奸之外，沒有一個人願意作奴隸，沒有一個人願意作亡國奴的！

鍾泰：好，你既然是這樣的不識相，我也不客氣了。

羅光：請問！

鍾泰：好，來人！

馬弁：喳。

（羅母撲到羅光腳下。）

鍾泰：在這個人身上搜到了什麼東西？

羅弁：沒有。祇有幾件破衣服。

鍾泰：（對羅）羅光！我是知道你帶着作戰計畫出來的！

羅光：是的！

鍾泰：拿出來吧！

羅光：拿出來，可惜你要的太晚了！

鍾泰：怎麼？

羅光：（不響）

鍾泰：你把它藏在什麼地方？

羅光：……（合成灰）

鍾泰：什麼？你把它燒了？

羅光：哪！

（一瞥，羅母哀求鍾泰）

鍾泰：好！我知道這樣問，你是不會說實話的。來人，把他拉下去打！

（羅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急近前一把抱住了羅光的腿。）

羅光：媽媽！你別……（急閃開腿）

羅母：小姐，小姐，我求您……

（玉蘭不敢作聲，羅母祇得跑回兒子的身邊。）

鍾泰：啊！右腿上是什麼東西？

馬弁：裏傷的綳帶，大概他……

鍾泰：解開看！

馬弁：是。（綳帶解開後現出了一封信）報告團長，有一封信。（呈上）

鍾泰：好一個狡猾的傢伙！（折閱信）謝謝你。（奸酸的笑）

玉蘭：是什麼？

鍾泰：一封介紹信，介紹他去見游擊司令的。我從這封信就可以知道游擊隊佈置在什麼地

方。不過……羅光，你願意好好的把作戰計畫說出來的呢，還是要我們動刑你才肯講？

羅光：沒什麼說的！你一槍打死我吧！你想要我的命容易，你想從我的口裏得到一點消息，哼！妄想。中國軍人沒有一個怕死的，中國人都是有骨氣的男子漢、大丈夫！

鍾素：（沉了一會忽然）把這瘋老婆子給我細說來！
（羅母驚恐。）

羅光：鍾素！這不是好漢做的事！

鍾素：那麼你就供出來。

羅母：光，你就供出來吧！

羅光：（慢慢地沉痛地）媽，這是幾千人的性命呀！這是全都打仗的計畫呀！媽，您想想，我是一個軍人，我是一個中國的軍人，我不能做這種喪天理背良心妨害國家的事情！

羅母：光兒，媽媽盼了你這許多年，就是這麼個結局嗎？

羅光：那只好不管了，我們祇有以死來報國。我們個人的性命算得了什麼？國家要緊！媽，國家比我們更要緊！

鍾素：少囉嗦，來，把這個老婆子拉出去槍斃了！

鍾光：鍾泰，你不能這麼殘忍，你何必難爲這毫無關係的老婆子呢？

鍾泰：聽見沒有，拉出去槍斃了她！

羅母：光兒，你，你就說了吧！你可憐可憐我，你看，媽媽盼了你這麼十幾年了。

鍾泰：少囉嗦！拉出去！

羅母：（撲在鍾光腳下）孩子……孩子，你——

鍾光：（實在不可再忍）鍾泰！你這沒人性的漢奸！喪盡了天良，你以爲你可以殺了我

母親，我就可以……嗎！別想！（轉對羅母）媽！兒子祇好聽他去了。我爲了國

家，爲了民族，爲了……媽媽（蒼然淚下伏在地上給媽媽磕了三個頭）媽，去死，去

爲着我們國家民族死！中國人永遠忘不了您的。

羅母：光兒……

鍾光：媽媽……

鍾泰：快，拉出去！（死一樣的沉靜了片刻）

羅母：（近乎決然的）好，光兒！

鍾光：（哇的一聲哭出來）媽……

鍾泰：拉出去！

（馬弁應聲把羅母拉出去，羅母掙扎。）

羅光：鍾泰，我死了也忘不了你。你這個野獸！

鍾泰：好，謝謝你，人！給他刑！

羅光：來吧！

馬弁：報告團長，特務長到。

（特務長已自 走進來）

特長：怎麼樣？好細已經抓到了嗎？

鍾泰：是，就是這！

特長：有什麼口供？

泰：他不肯講，正預備刑逼他供出來，這裏有一封信，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一封介

紹他去見游擊司令的信。

特長：哦？這裏面講的是什麼？

鍾泰：信裏寫的是游擊隊的所在地；跟游擊

特長：作戰計畫呢？

鍾泰：搜不着，他說燒了！

特長：那麼還是刑逼他。

鍾泰：是，人！

特長：我想不到，我有辦法了。你過來。

（於是他們又審了一番）

鍾泰：（想了以後）特務長真是高見，佩服佩服。可是派誰去呢？（在思索着）
特長：我看這個人擔不了，還是請鍾圍長親自走一趟吧！

鍾泰：我去！

特長：我看，決定是你去，事情成功了以後，我包管你會連升三級……

鍾泰：我想——

特長：我們馬上到司令部去，把我的意見請示一下，你準備明天就動身吧！

鍾泰：好，玉蘭，你在這裏監視，聽着他的口供。（與特務長退場）

馬弁：小姐，請問有什麼刑？

玉蘭：你們下去，我有辦法弄出來的。不用刑。

（馬弁退）

玉蘭：羅先生，真對不住，你吃了苦啦。

羅光：謝謝你，小姐，落在這個陷阱裏，真是沒有法子活了。祇可惜我的生命沒有完成。

（看看周圍低聲而神祕的）你假如還有良心，這願意我們中國同胞少受一點苦的話，請你馬上把這個壞消息通知我們軍部，地址是……

玉蘭：羅先生？

羅光：我曉得你是可靠的。

玉蘭：我替你辦？而且——（聽見人聲）噓！

（兩個自衛團口在窗外走過去了。）

（玉蘭想了一會，過去替羅光解了綁。）

羅光：（驚喜）哦，小姐，真是想不到！

玉蘭：別講廢話了。趕快走！

羅光：啊！走？

玉蘭：是的，走，去爲我們的祖國奮鬥去！

羅光：（搶過去握住她的手）小姐，你不止救了我，你還救了幾千抗日的游擊隊，你救了

中華民國。

玉蘭：（輕輕的一笑）但願我能救中華民國。

——幕急落——

第三幕

翌日下午，游擊司令部中，是一間土房子的正廳，有兩道門，一通外邊一通內室，廳上掛着一幅大地圖。廳裏有張辦公桌，此外陳設几椅數事。一切都極簡樸。

幕啓時，游擊司令，游擊大隊長，和李參謀站在大地圖前商議着。

隊長：梁司令，我們的糧食最多還可支持半個月，過了這半個月，以後又怎麼辦呢？

司令：我們已經有幾個人混進日本軍隊防地了。假如不失手的話，大概兩三天以內也可以

偷運出一批糧食來。

隊長：可是我們有一千多個弟兄呀！除了一部份潛伏在日本軍後方的不用我們供給糧食以外，靠着我們直接給養的，就有三百多人，這不算一百多個家小。

參謀：我看還是切實的再跟縣政府商量一下。

司令：那沒，我自己已經去過兩次了。縣政府經費有限，稅收不好，那有這麼大筆款子救濟我們？

隊長：這應該就沒有辦法了？

司令：那也不盡然，政府就會替我們想辦法的。我們和訓練軍隊失了聯絡，中間百多里都是本軍隊的防地，目前是誰都沒有辦法照應誰，縣政府也的確沒有法子替我們解決。

隊長：我看不如先把這一百多個兵小想法子安置好了，然後我們這一千多弟兄，完全跟日本鬼子拚一下？或者還能衝出重圍，跟我們的軍隊取得聯絡。

司令：嗯，不，還不！

隊長：照司令的意思？

司令：照我的意思，還是稍等幾天。我想政府現在已經有了辦法，不過傳達過來比較困難一點罷了。

隊長：司令！目前這種危急的事情，您是知道的，敵人種種毒藥方法各處收買人心，我們要是趕快想法子對付，那太危險了。

司令：那自然，不過，鬼子這種毒計也祇能收效一時，老百姓們覺悟了，他們都會起來參加我們的游擊隊的。

參謀：新的弟兄們現在訓練的怎麼樣了？

隊長：很有進步，各種的基本訓練都完成了。

司令：我們很佩服吳大隊長的精神。

隊長：那裏，那裏。這完全是梁司令領導有方——

（大家笑起來。）

勤務兵：（以下簡稱勤務）（在門口）報告，外邊有兩個人，說是我們軍隊裏派來的。要

見司令。

三人：（同時）什麼？

秦謀：啊！……了，我們的政府派人來了！（近乎狂叫）

司令：快請進來。

勤務：是。（退）

隊長：梁司令，我們有辦法了！

司令：我早說過，上邊一定會有人調查交代下來的。

（勤務兵領鍾泰和他的馬奔進來。）

鍾泰：請問那一位是梁司令？

司令：我就是，您是——

鍾泰：（走上前）兄弟是一百三十四軍部派來的。這裏有封信。

（他解開右腿上的綳帶，把信交出來。）

司令：（拆開後對隊長和參謀）這是李參謀長的介紹信，讓我來介紹，這是第一大隊隊長吳先生，這是李參謀，這位是羅同志，一百三十四軍部派來的代表羅光同志。

鍾泰：他是我帶來的弟兄。

（他們坐下來，馬弁站在一邊。）

司令：沿途沒有遇到什麼危險嗎？

鍾泰：還好，不過，經過軍防地的時候，盤查的很嚴，但是聰明一點的總可以過得來的。

（靜了一會兒，鍾泰鬼鬼祟祟的看看周圍。）

鍾泰：這邊的情形怎麼樣？

司令：前一個月跟敵人打了兩次仗。後來，因為兵力單薄，不便和敵人多作正面的衝突，祇得守在這兒。總計這九個月來，前前後後殲滅了不少敵人，可是我們的糧食已經漸漸的少了，所以我們急待政府的接濟跟軍隊的聯絡。

鍾泰：軍部裏一接到你們的消息，便馬上決定了作戰的計畫，要我兼程趕來跟諸位取得聯絡。

參謀：啊，那很好，怎麼計畫的？

司令：有什麼計畫的東西嗎？

鍾泰：有一本計畫書，可是在路上燒掉了。

隊長：燒掉了？

鍾泰：是的，不然我哪沒有法子經過？本的訪線到邊貴處了。

司令：（想了一下）那倒是的，敵人一定搜查的很嚴。落在他們手裏那更糟了！

鍾泰：經過敵人搜查了一次之後，我何把計畫書燒掉了。只留了一封介紹信。

隊長：計畫書燒掉了，那——

鍾泰：吳隊長，計畫書上的東西，我差不多都背的出來。

參謀：羅同志真是聰明，就讓我們在這地圖上先談一談吧！

鍾泰：先請問，此處的弟兄確實數目有多少？分佈的情形怎樣？

司令：我們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弟兄，另外還有一百多個家小。弟兄們在此地的一共有三

百四十多口。其餘的都分佈在這裏（指地圖）和這裏，還有一部份已經埋伏在敵人

的後方了。

鍾泰：那麼，我們的兵力有三股，是不是？

司令：不錯，有三個大隊。

鍾泰：他們的配備怎麼樣？

參謀：每一大隊都有八十多挺機關槍。因為我們這縣裏以前有一個軍械庫，退卻的時候，

把軍火都讓給我們了。

鍾秦：唔，那是夠了。軍部的意見，是想你們分做兩支。一支向西北斜衝出去。在這裏的山峽不是有一條單邊的路嗎？過去不遠，就是日軍防地，可是那裏的日軍數目很少，不用費什麼力便可衝出去佔領了那一帶，便可以跟我們的軍隊取得密切的聯絡。另一支向東北走，突擊日軍的大本營。軍部方面已經從昨天起派了大軍在北邊向南推進，我們一來攻，日軍首尾不能相顧，同時通知埋伏在敵人後方的弟兄們，按着時候發動，那麼，首尾腹三部受敵，日本軍隊是沒有不敗的道理。

（大家都露出高興的表情。）

隊長：計畫的好，好！

參謀：什麼時候發動？

鍾秦：我們這裏的一支現在就馬上向西北開動。第二第三兩中隊在明天早上五點鐘向東北突擊。

司令：既然上面已經決定了辦法，事不宜遲，吳大隊長，你馬上下令立刻開動！

隊長：是——軍部那邊已經動員了嗎？

鍾秦：已經有兩個人開到鐵路附近了。

隊長：那麼好，我馬上走——那麼來小怎樣處置？

司令：跟着我們一塊兒衝出去。

隊長：是，再見，羅同志。

鍾泰：再見，祝你成功！

隊長：謝謝你。

（隊長走了，外邊派了集合號聲。屋裏邊人繼續在地圖前研究。）

司令：（他寫好了手令）勤務兵，馬上將這個手令，派傳達飛跑送到第二第三大隊部。

勤務：是。

（接過手令，退場。）

鍾泰：噢，我還忘了一點，埋伏在敵人後方的弟兄，一共有多少？

參謀：一共有百八十九個，他們每小組分佈的地點和隊員的名冊都開列好了，就在司令

室裏邊。

鍾泰：平常跟他們怎樣聯絡？

司令：我們平常都是派人化裝小販，混進敵軍防地裏，口頭傳佈命令的。

鍾泰：那麼，要他們攻擊，又用什麼方法？

司令：就在後邊的山頂上燃起烽火。那所有在敵人後方埋伏的弟兄就都知道了。

鍾泰：哦，這個方法不錯。

（集合號聲又起。）

（吳大隊長復入。）

隊長：報告司令，隊伍已齊，就出發了。

司令：你先帶着兩中隊打前鋒。五點鐘以後，我和李參謀帶一中隊保護家小衝出去。

隊長：是，再見！

（大家一一握手。）

（他匆匆地走了。）

（大家望着吳大隊長帶着弟兄們走了。又到地圖前指說了一番，鍾泰喜形於色，坐立不安。他鬼鬼祟祟的探視司令內室。）

司令：經同志累了吧？請到內室休息休息。

鍾泰：好，對不？，打擾了。（對馬弁）你也下去，在外邊等命令。

（馬弁會意下，他走進司令室，把門掩起來。）

參謀：我看這個人很有本事，很老練的。

司令：自然是老練了，不然的話，上邊也不會派他做這種危險的工作了。你想，敵人防備的多麼嚴密，稍一大意，連性命說不定也會丟了的！

參謀：唉，這一下就行了。

(勤務兵進來。)

勤務：報告，外邊有一個人，也說是我們軍隊裏派來的，要來見司令。

司令：什麼？

參謀：又是我們軍隊裏派來的？

(他們愕然的相互一看。)

司令：讓他進來！

勤務：是，(退)

司令：奇怪，爲什麼軍部裏一連派了兩個人來？

參謀：難道計畫有了改變嗎？

(勤務兵領羅光進來。)

羅光：報告司令，我是第一百三十四軍派來的傳令官。

(司令和參謀對看一眼。)

司令：你叫什麼名字？

羅光：羅光。

司令：什麼？

參謀：啊？(同時)

第三幕

羅光：我是羅光。

司令：你是羅光？

羅光：不錯。

參謀：你幹什麼？

羅光：我們軍隊接到你們困在這裏的消息，馬上決定了作戰計畫，派我兼程趕來傳達命令的。

（大家說不出話來，祇呆呆的看着。）

參謀：這倒奇怪了，你說你是羅光，你帶公文來沒有？

羅光：本來都有的，因為敵人盤查的很厲害，我在中途把作戰計畫書燒掉了。另外一封黃參謀長介紹我來見梁司令的信給敵人搜去了。

參謀：（稍一沉靜隨拔槍指着羅光）你這個間諜，好大膽子，居然敢冒名來欺騙我們。

羅光：你這是什麼意思？

參謀：什麼意思？可惜你遲了一點，你的把戲弄穿了。告訴你，真羅光已經空過了。

羅光：怎麼，他真的空過了？那糟了，那人是不是矮矮胖胖，有兩撇小鬍子的？

參謀：來人，把這個人抓起來。

（勤務兵應聲走向羅光，拉着他的雙手，反鎖着。）

羅光：司令，你們弄錯了，那是個漢奸，他……

司令：（推開司令室的門）羅同志，羅同志！（跑進去又匆匆的跑出來）奇怪，怎麼裏邊的人沒有了？

參謀：哦！這是怎麼回事？

司令：這下子可糟了！

羅光：那一個是一個大漢奸，名字叫做鍾泰，他抓住了我，在我身上搜出介紹信。想不到他比我先到了一步。

司令：鍾泰？他不是偽自衛隊的團長嗎？

羅光：一點不錯。我還是鍾泰的同志救出來的。我還帶來了她的妻子，她可以證明。

司令：好，你讓她進來。

（羅光前面走，勤務兵後跟着。）

司令：我們中計了！說不定會鬧出亂子來！請你趕快派人到週圍去搜索！參謀：是。

（他們匆匆忙忙的走出去，未幾，羅光帶着玉蘭入。）

羅光：司令！（向玉蘭）這就是我們的司令。（向司令）這是玉蘭小姐。

司令：辛苦了，小姐。

玉蘭：沒什麼，司令，我應該替我的祖國做。這裏已派出多少隊伍了？

司令：本，預備全體出發的，已有兩中隊先開了。

（玉蘭稍一想，跑出門去。）

羅光：什麼，已經有兩中隊出發了？

司令：是呀，他告訴我，這是上邊作戰計畫——

（勤務兵匆忙的進來。）

勤務：報告司令，前線派了一哨兵跑回來，說大隊剛走到山峽的出口，就給日本鬼子一

陣機關槍截住了。山頂上也埋伏了許多敵兵。請司令趕快——

司令：是的，是呀，你先出去！

（參謀長匆匆的走進來。）

參謀：搜着加人，我剛走上山頂一看，不曉得誰已經把烽火燒着了，我一槍打倒了火

邊的一個人，聽說前線的弟兄們……

司令：是的！李參謀長，依你意思？

羅光：梁司令，請你趕快下命令，叫前面的弟兄們退下來吧！然後直開西方，跟鐵路沿線

的軍隊取得聯絡。

司令：馬上上去，李參謀長，你趕快通知第二第三大隊立刻集中到這兒來，接應着第一大

隊。

（他們兩人都走了，剩下羅光在台上。因為情形的紛亂，使他的心焦躁起來。他呆悶的踱着，回轉過來剛好看見鍾泰站在門口，怒目的看着他。）

羅光：（分外眼紅的）鍾泰，你——

（鍾泰沒有作聲，羅光正想撲上前去。）

人聲：走呀！進去呀，站在門口幹嗎？

（是滴滴滴的聲音。鍾泰移動了，踏進房子裏來。有人拿槍在背後監視着他，原來是玉蘭。）

鍾泰：想不到今天我會落在你的手裏。

羅光：啊，你，玉蘭！

（大家一靜。）

（鍾泰出其不意的按着玉蘭的手，奪過槍來，一槍打去。玉蘭應聲倒地。羅光忙從後邊撲過來。兩人發生激烈的爭鬥，槍掉在地上，兩人徒手肉搏起來。起初是鍾泰佔優勢，終於羅光把他按倒，將他擊昏了，羅光也疲極不堪的站起來，靠着桌子。司令、麥謀從外邊跑回來，見狀大驚，忙上前扶着羅光。）

司令：你怎麼啦！羅同志！

羅光：那……這好給我……死了！（指玉蘭）快看，快看！

（參謀扶了玉蘭。）

玉蘭：（微弱的）羅先生，我對得住我的祖國不？

羅光：小姐，你，你成功了，你對得住國家。

玉蘭：同志們，別忘了國家，別忘了我們的「祖國」！（死）

羅光：啊，死了！同志，你光榮的死了。

（外邊行軍號聲，許多人走路的聲音。）

（傳令兵入。）

傳令兵：報告司令，前線的部隊已安全的退下來了。

司令：那麼，羅同志？

羅光：司令，我們馬上就按原來的計畫開始推進。

（參謀跑出，調動隊伍。）

羅光：我們來拚他一下，

司令：（肯定地）好，拚！

（二人數笑。）



版權
所必
有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教育部登記
證字號本處之四

衛出重圍

全一册

定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趙如琳

發行人 吳秉富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綠梅校對

(1507)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世圖字第一六七〇號審查證



正中紙本

0.80